

月河,形似弯月,源自凤凰山,流经汉阴县、汉滨区,最后汇入汉江。在南北山脉之间形成平整的月河流域,是安康的“鱼米之乡”。我家就在月河南岸的刘家坡村。

儿时,一个模糊的记忆就是1983年月河发大水,淹没了月河两岸的田地。我和母亲站在崖头上看浑黄的水漫过庄稼,到达崖底。母亲不停地哀叹,我只知道发生大事了。由于年龄太小,留给我的记忆很少。后来才知道,汉江和它主要的支流任河、月河、洵河、子午河等河流洪水暴涨,均超过解放后的最大流量。这次洪水给安康老城区和沿江集镇带来极为惨重的损失。

有关月河的记忆,最深的属放牛和过河的事了。

那时候家里很穷,父亲整日给别人盖房子挣工钱,母亲成天在地里干活。当我稍大一些,母亲就安排去放牛。田地里、山坡上都是庄稼,只有月河边草地绿油油,像铺了厚厚的毯子。每逢节假日,放牛就成了我的工作。吃过早饭,我把牛牵到河边。识路的母牛前面走,两只小牛后面跟,顺着田地间的大道直到月河边。它们总是悠闲地走着,找到草深的地方才开始享受进食的快乐,直到肚子圆滚滚时才会卧在草地上休息。我们几个牛友,有比我小的弟弟妹妹,有老爷爷,还有比我大好几岁的哥哥姐姐。

# 月河记忆

□ 刘翠玲

我们几个小孩子总凑在一块儿玩。有时在河边沙地上挖出几个碗大的坑,再砸一些指头蛋大小的石子,玩石子游戏;有时玩扑克牌;有时你追我赶地跳着跑着,跑累了索性用帽子盖住脸躺在草地上打个盹儿。特畅快!

唯一害怕的事情是玩得正起劲儿时,猛一抬头,牛不见了。这时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到处去找。如果在沙堆背面找到了,那就虚惊一场。如果牛翻过堤坝钻到庄稼地里去了,遇到庄稼主人没发现,就悄悄地把牛赶回河边。遇到牛被主家牵走,就得等着大人用粮食赔了之后才把牛牵回家,放牛娃也免不了挨了一顿打。我很庆幸,这样的事没发生在我身上。

后来,我外出上了学,一周回家一次,每次回家必须过河。河上没有桥,出去办事大多是过河到北岸去。这段月河哪里水深,哪里水浅,哪里水急,哪里水

缓,我一清二楚。因此,一到周末就会到固定的地方,脱了鞋过河。脚下踩着细小粗糙的石头,很垫脚。到了对岸,脚也就被磨得通红,早已麻木了。有时遇到刚下过雨,河水上涨,我就会把裤腿挽得老高。记得有次,河水很急很浑,我硬着头皮过河,心生几分胆怯。但必须要过,如果不过河,就得沿着河边朝下走很远,过一座铁架桥后,又得朝上走很远,特别不划算。我小心地扎稳每一步,时刻记着逆水而行,迎着浪花一直朝上,这样才不会被水冲走。过河后,衣服已经湿了大半,但我很快乐,就像打了胜仗似的,飞奔回了家。

又过了几年,我参加了工作。地点在月河一百公里以外的山区,由于交通不便,一个多月回一次家。回家时照样要为过河发愁。那时村里前后有两户人家买来铁船,在水深的地方摆渡,过一次一元。

横在我们眼前的这条河,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便,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她的种种美好。比如,夏日在月河里洗澡嬉戏,每到余晖照在河面上,那金灿灿惬意样子让人陶醉;妇女们把一篮一篮衣服提到河边洗浣,一边洗一边家长里短,洗净后,又一篮一篮提回家;气候无论怎样干旱,我们总有水吃,庄稼总有水灌溉……

现在,月河上修了水坝,不涨水时,就跟桥一样,车子、人流畅通无阻。只有在水涨得特别大时,才过不了河。有了水坝着方便了许多。

前些年由于大量采砂,月河河床见底,可谓满目疮痍。河水远不如从前那般清澈,水量也少了很多。河边没有了草地没有了砂石,看着让人心疼!近几年经过政府努力,关闭月河沿岸的砂厂和有污染的工厂,禁砂保绿工作持续开展,月河水水质明显得到改善。河两岸树木青草长起来了,月河慢慢恢复了往日的风采。

月河,如同我的母亲,饱经沧桑,是她哺育了我,伴我成长,看我长大。每每想到她,我的内心无比亲切。我爱月河,不仅爱她宛如弯月当空,更爱她默默地滋润着大地生灵精神。



整洁、卫生、方便的目的。这些习惯的养成,带动了一、二、三产业里的无数经济链,同时既传承了传统文化,又推动了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。

回到前面的话,习惯到习俗(风俗),是否会淡化仪式?仪式感将从何处获得?不同的传统仪式,将会用什么样式(或者方式)更替,形成新的文化样式,不论怎样,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脉不能断,更不能为了经济效益去践踏传统文化。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保护、传承、利用,切不可去“开发”“打造”。

从科学健康卫生的角度,实行分餐是毋庸置疑的。其实餐桌上早已有公筷的出现,分餐制难在:一是家庭成员之间如何分餐?二是年纪稍大的部分人群不习惯分餐。养成习惯需要一个过程,慢慢在不同层面,形成制度,人人遵守。

同时也要看到,一次性餐具造成的资源浪费,聚餐造成的食材浪费,有目共睹,社会上已形成了“餐具循环使用”“禁塑”“禁一次性筷子”,提倡“光盘行动”“打包行动”等良好风气,人们都是乐于接受的,所以实行分餐制,要先做好健康理念的宣传,磨刀不误砍柴工。

眼前,战“疫”是必胜的。一场灾难过后,需要静思,灾难之源何在?难中,是谁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和这个民族?灾后该如何行走?人与自然应该怎样相处?每次聚餐时,一定要把美食背后的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“消化”,人人做到知敬畏和知礼者。

## 三餐到分餐制有多远?

□ 蒋典军

单说“一日三餐”几个字,突然在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,分餐制成了“话王”。一时间,七说八说,没法汇拢,就先说几句远一点的话。

“食”字,从先贤们造字看,本义是食物,是人和其他动物的生存必需品。其字形从甲骨文到小篆体,“人”字头如器皿盖子,“良”字如一个盛满五谷杂粮的器身,像一个古代用来盛食物的容器。演变到今天的标准简化字,食的意思成为一个动词——吃。这一动作行为,犹如食物与生命时刻对话的一种特殊舞蹈。

我们中华民族既有“食为天”的伟大认同,又有“吃饭是为了活着,活着不是为了吃饭”的精神层面的理解。三人为众,若三人以上在一起吃饭,肯定有其特殊背景,都有一种仪式感。人们在这些仪式过程中,达到明理、知情、做人、处事、激励、追求、报恩等等隆重的目的。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这些习俗、礼仪,成为古代人们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

春节就是中国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美食,可以理解为吃的一种文化样

式,把这两字认为是口语也好,固定词组也好,它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之为奋斗、保护、传承,竭力让其成为人们心中的活态。听到美食二字,就想到这也是一种文化符号了,不再是简单地充饥,它标志着我们这个民族历经苦难之后,社会文明进步、人们生活提高、精神追求的一个坐标。

说这些话,最终要把话题转到庚子年的春节,一场突如其来魔疫,在冷静后,理性地思考一些日常话题:分餐制。节日的聚餐,是体现热闹的一种隆重形式。然而,在今天的新冠肺炎防控期间,“聚餐”“聚会”这个动词,突然按下暂停键,这个科学防控疫情的方式方法,瞬间,十几亿人立刻停止了脚步,而且心服口服,又进一步上升到,国民齐呼“不出门,不乱窜,就是为国家做贡献。”

特殊时期,分餐是防病。窃思,今年这场疫情过后,人们的很多习惯将会形成新的习惯(暂时称其为习俗)。因习惯是个人行为,习俗是群体认知的,且有净化、沉淀的过程,有育人化人的作用,这里我不列举多了,单说分餐到分餐制这个话题。

再说,从纸币到微信支付,解决了不在面对面携菌传播的困惑。从移步到食堂用餐,到外卖送餐,节约了用餐者的时间,餐具逐步达到环保标准,实现

编者按:  
新民风是安康日报一直关注的大事,目前,安康初步达到三年成新风的目标,但移风易俗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事情,是长期持续的过程,了解安康传统,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培育新民风。刊发此文,以供大家参考,此文也是一家之言,但极具参考价值。

# 安康的「精神胎记」

□ 谭波才 何媛媛

安康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,在与外界长期的融合和扬弃中,逐渐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,既集“东西荟萃”“南北交融”,又富“巴风楚韵”“秦习蜀俗”,包含着“命由我作、质直好义、开明包容、尊重重孝、信巫重祀”等人文特征,是安康独有的“精神胎记”和“传承基因”。

命由我作

“天上没有玉皇,地上没有龙王,我就是玉皇!我就是龙王!喝令三山五岳开道,我来了!”这首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响遍全国的民歌《我来了》,道出了安康千百年来“刚健自强、开拓进取、坚韧执着、富于抗争”的命由我作精神。

安康为古史传说集中区,迄今境内仅三皇五帝传说就有女媧、伏羲、舜三位。他们均为中华人文始祖,既是氏族、部落、部落联盟及早期国家的奠基者,又是原始文明的开创者。还有鲧、禹等也在安康出现,这些并不是偶然,与其原始地理环境极为吻合,“很可能与早期人类的一次重大自然灾害和痛苦记忆有关”(张在明:《金、房、均三州女媧信仰的考古学背景》)。目前,安康境内共发现旧石器遗址10余处、新石器遗址40多处。完整的石器文化,揭示了安康先民战胜自然、创造早期文明的历史进程。

秦汉时期,安康因“地临汉水,境枕秦川”和“高祖受命,兴于汉中。道由子午,出散入秦。建定帝位,以汉氏焉”(《汉司隶校尉楫为杨君颂》),被认为国家“肇基之地”,先后开通子午道,推广铁器、人畜合一汲肥、陂塘溉田等先进国家和技术,大力发展蚕桑,出现了“黄壤沃衍,而桑麻列植,佳饶水田”(郦道元:《水经注·沔水》)的景象。后来,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,得出了“夫作事者必于东南,收功实者常于西北。故禹兴于西羌,汤起于亳,周之王也以丰、镐伐殷,秦之帝用雍州兴,汉兴自蜀汉”(司马迁: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)的结论。

明清时期,大量湖广移民涌入安康。他们“垦种荒地,架屋数椽”,使安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和大发展,成为“陕南一大都会”。《重续兴安府志·艺文》称赞道:“盖自南宋至乾隆年间然以五百余年未辟之林荒,至有清而成衡宇相望,鸡犬相闻之乐土。”

三线建设时期,安康人民以血肉之躯,打开了通往外界的道路,迎来解放后最大一次发展机遇。30多万军民,实施了襄渝、阳安铁路,安康水电站等一大批重大建设,共动员30多万民兵参战和100多万群众支援,其中牺牲达700余人,涌现出了“置身火海舍身救人”的王忠定、“重伤不下火线”的王治安、“亡子父接”的刘正茂、“捐献棺木”的罗发莲、“平均年龄18岁”的铁姑娘排等一批先进人物。

近年来,“三苦精神”“抗洪精神”“村道精神”“创优精神”,不断沿袭和升华了“命由我作”的精气神,一次又一次凝聚起安康人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初心,为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而不懈奋斗。(未完待续)

## 童年的“摇篮曲”

□ 刘全军

我童年的“摇篮曲”不是充满无限温存和抚爱的声乐名曲,而是在大人的恐吓中很快进入睡眠状态。“快睡觉,狼来了!”

“不听话,让毛狗叼了你!”  
如果不情愿,稍微顶上一句嘴,哪怕是声音微小的如一片树叶落地,我的婆婆就会厉声呵斥:“小娃子莫学乌鸦嘴!快睡!”儿时我最讨厌乌鸦,鸟不拉几,经常成群围着院子“哇哇”怪叫,听着心里一阵阵恐慌,便用石块去打,打也不跑,依旧停在院子周围的树上叫唤。我讨厌乌鸦是因为大人们都讨厌乌鸦,“乌鸦报丧”也是从大人们嘴里灌输给小娃子的。我不能学乌鸦嘴,因为大人们不喜欢,大人们不喜欢的小娃子是不受待见的。这样一想,又真的怕狼和毛狗,很快就睡着了。睡着了就啥也不想,啥也不怕了。

我的童年是在紫阳一个叫大钟林沟的深山中度过的。我家原先住在被称为“小汉口”的瓦房店,因为成分不好,被“居民下放”到农村接受教育和改造。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,那年我三岁,三弟刚牙牙学语,与我的婆婆一起“下放”到农村。我家与姓夏的一家住在一个院子里,夏家人口多,小娃子也多,经常在一起玩耍,也不孤单。院子成“丁”字型土屋,夏家住在那笔“横”上,南北通透,太阳从早晒到晚,我家住在那笔“竖钩”上,夕阳西下的时候,屋里才有阳光。整个一面山坡就住着我们两户人家,平时基本没见人上门,只有鸟儿飞过,还有狼和毛狗光顾。我就觉得我们这个院子如同一颗被鸟儿衔落的黄豆,孤零零地落在谁也不在意的山坡上,连一莛杂草都不如。从我家到最近的集镇芭蕉口赶场,从早上天刚亮出门到集镇已是中午。那个年代用煤油灯照明,都很节省,天一黑尽,都是早早地睡觉。小娃子最怕天黑,也不愿过早地进入梦乡,大人们只好用恐吓来威逼,恐吓不成,迎来的就是打骂了。所以一到天黑,院子里就会有小娃子的哭闹声,这个时候,我的婆婆就会说:“小娃子不听话,就要挨打。”

我家住的那个院子以及院子里的人如今都没了印象,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,我也不清楚,但有一点是清楚的,他们绝对过得越来越好。我在那个山村度过了十年的光阴,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才举家迁回故乡瓦房店。至今对那个山村的记忆,除了门前那棵碗口粗光开花不结果的梨树,便是随时准备伺机掠食的土狼,还有一群群哇哇怪叫的乌鸦和专叼鸡子的毛狗。自从我离开那个山村,以后的岁月里再也见不到这三种动物,然而,我在内心对它们的怀念的确是真切的。

狼只在灾荒年才出没,这种说法有无科学依据不得而知。在那个年代狼猖狂之极却是我亲眼所见,如今生活美好了却再也看不见狼听不见狼嚎,只有在书中和电视里“怀念狼”了。童年时代狼与人是和谐共生的,几乎是每天都能遇见狼,在院坝边,在山坡上,在道路上,只要是有人出现的地方就有狼出没,但从没出现过狼袭击人的事件发生,侵害牲畜的事情倒是有的,用狼来吓唬小娃子却成了“口头禅”,狼嚎成了人们“催眠曲”,“狼来了”便成了让小娃子最早接受听话的“启蒙语录”。乌鸦这种鸟儿在人们心目中是一种不祥之物,“乌鸦报丧”也一直流传。这是人类对乌鸦的误解。乌鸦是一种杂食性鸟类,它有一种嗜好,就是喜欢食腐尸,长期的生活习惯使它练就了特别灵敏的嗅觉,在很远的距离能嗅到尸体分解过程中发出的微弱气息,竞相飞至。久病垂危的病人临终前由于新陈代谢已发生严重障碍,部分细胞组织开始变性分解,释放出气味,于是招致乌鸦到来。乌鸦不是吉祥物,人类对它的态度不是呵斥就是石头,它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。毛狗模样似狗非狗,似狼非狼,不害人,却专叼鸡子。它有个坏毛病,将叼到手的鸡子不立即吃掉,而是刨个坑埋起来,所以丢了鸡的主人会循着血迹找到鸡的,甚至气呼呼地骂:“遭五雷轰的毛狗!”骂人也是用“毛狗精”来伤及对方,小娃子哭闹,大人们便厉声说:“再哭,毛狗来了!”毛狗我是再也没见过,甚至从村民的口中也消失了,但我相信,总有一天,毛狗也会出现在人类的视线里,将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名字,在生物链中找到适当的位置,并且被人类接受并保护。

在困难中长大才不会害怕。我是与这些动物一起在困难中长大的,我是真心热爱这些动物的,在那艰难困苦年月,在那荒凉沉寂的深山,是这些动物的出没,给我的童年带来乐趣,使我在大人的恐吓中长大。

生活写意

编辑的话:

《汉江湖》是安康日报旗下专注于新闻评论的个性化微信公众平台。着眼发展与进步,不尚空谈。绝不哗众取宠,努力贴近人心。

汉江湖的体量与汉江湖的历史,决定汉江湖有自己独特的呼吸,汉江湖当然也是这样。汉江湖不会有钱塘江湖那样的澎湃激烈,汉江湖的立论也绝不单一追求跌宕起伏、绝不一味期望惊心动魄。在更多时候,汉江湖关注最新的趋向,却力求发出老成持重的言论。不求语出惊人,但求有益社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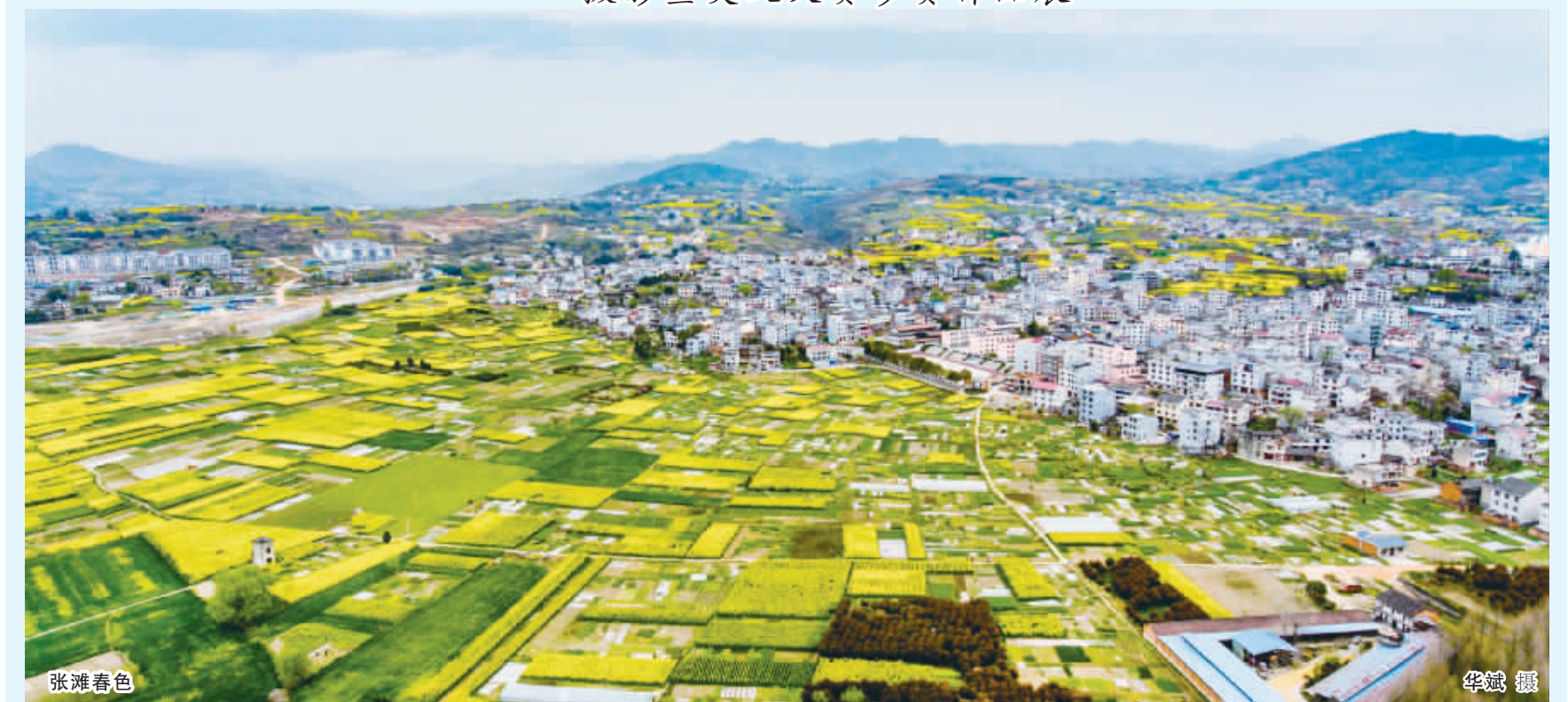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汉江湖,始于新闻媒体人的试水融合抛砖引玉,却最终希望把安康人的思考与智慧凝聚起来,欢迎广大读者参与投稿,热诚期望互动。来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:akhanjiangchao@163.com,我们将择优发布。

请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



# 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张滩春色

华斌 摄



清明景亦浓

黄小彬 摄



池河口春色

黄平安 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刊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@qq.com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 (策划:吴平 组稿:唐大明 卜一兵)